



寒水齋先生集

書

卷十

~ 16
2420
8



和
2420
15-8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書



答金大有 光五



輯覽圖後有正寢中有房室前有前堂備要圖後有房室前有正寢且家禮註正寢謂前堂以輯覽圖考之正寢與前堂有別以家禮註觀之正寢與前堂無異何所適從

備要所謂正寢即輯覽之前堂輯覽所圖後寢備要刪之故如此

欄衫之制不著於諸書又不出於圖式者何歟且

丘儀曰欄衫生員之服生進服欄衫而有官者及庶人爲學者皆不可服乎

欄衫起於中古故經書不著宋時爲士者皆服之至大明太祖始爲太學生之服故丘儀如此

黑履以家禮丘儀備要參考而猶未詳其制

考見唐制黑履則用白絢絢純綦牙底相接處用一條周圍綴於縫中是謂纒履口納足處周圍皆緣以白絹是謂純履後跟綴二白帶以係之是謂綦用條一條中屈綴履頭復雙交分兩梢綴履口是謂絢家禮男子之冠父母無碁以上喪始可行之註曰

大功未葬亦不可行然則遭外祖父母之喪者期年之內不可行冠禮遭舅若從母及同堂叔父之喪者未葬前亦不行冠禮歟
來示然

字祝冠者對後家禮及五禮儀皆無拜謝之文丘儀補入何所適從

當以家禮爲正

冠禮世多行之笄禮今人鮮有行者願聞其禮
尤菴先生宅會行此禮可以取則矣所謂笄者安髮之笄以縱韜髮作髻訖橫施此笄于髻中以固髻縱

者緇纒長六尺所以裹髻承冠以全幅疊而爲之
古者重冠故行之於廟所以尊重事今既有祠堂
祠堂前設帟幕行冠禮不猶愈於廳事乎且冠禮
註所謂正月是歲首之正月耶

家禮既行之於廳事似當從之正月卽春王正月也
婚禮身及主婚者無朞以上喪乃可成婚若使年
晚之後定其婚姻之期而主婚者遭朞服則亦不
可行婚禮耶抑可以次長房無服之親主婚歟
主婚者有朞服則或次宗子或門長主婚可也
古之制禮者皆自士而始故先儒云有事則假士

禮而行之然冠婚喪禮皆舉士而名之至於祭禮
獨不然者何義歟

貴用賤者之禮賤不得用貴者之禮此以士而爲名
也祭禮亦有士虞禮可以考見矣

淡衣幅巾乃是儒服而至於治喪則勿論文武士
庶皆可用耶

家禮淡衣章註云淡衣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循
相可以治軍旅非但用之於喪而已

家禮無題主奠而問解云從俗不妨引五禮儀以
證之然則別設盛奠耶

先生常以題主真為非禮

飯含時主人飯含以左手似不僂易

飯含右手舉巾左手抄米以實于口中似無手左不僂之道矣

大斂結而不紐者指絞布而言耶

指絞布也喪大記云結絞不紐

語類有告廟傳重之文若父老而自傳於子則子不得不受也如或父有廢疾不解人事而子不可任自傳重則何以盡處變之道耶至於遭祖父喪則不得不承重歟

父有廢疾子不可任自傳重然至於祖父喪則不可不服斬朱子喪服劄及儀禮喪服篇圖與唐荆川答汪生說可考

朱子喪服劄子曰臣聞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之殊而禮經敕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蓋嫡子為父後以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義當然也

儀禮喪服篇圖父有廢疾及先卒孫為祖斬衰
○唐荆川答汪生問禮曰承重之義此在禮經

甚分曉本非有疑只爲不解承重兩字而惑於世人代父爲服之說是以紛紜耳如何謂之重謂祭統也古者立主謂之重宗廟謂之重禮曰爲人後者三年解之者曰爲人後者受重於人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也爲祖後者受重於祖亦必以尊服服之也爲人後者以旁枝後其大宗爲祖後者以嫡孫後其祖雖其本末疏戚不同其所以必爲三年者皆以爲後之故爲後者受重之謂也不獨如是而已禮經固有爲曾祖後云者爲高祖後云者爲曾祖後云者謂若父

與祖父或以疾廢與先曾祖而死者也爲高祖後云者謂若父與祖與曾祖或以疾廢先高祖而死者也爲曾祖後則爲曾祖斬爲高祖後則爲高祖斬若以代父爲說則是父之所齊甚吾代爲之斬父之所齊五月吾代爲之斬此其本末倒置甚矣其可以爲代乎此甚鄙野舛駁絕不可準於經典然世之耆儒老生亦往往以此爲說余竟不知其何所起也爲其祖加服者自爲受重也非爲父也

喪中死者退溪先生曰襲斂用孝服似當鄭寒岡

曰襲斂則用吉服而喪服則陳於靈座朝夕上食用素饌既葬之後撤喪服而用肉祭今當從何說寒岡說今俗遵用矣

重服之人黑冠白纓不合於禮雖妻喪祖父母喪不可以白纓乎

禮家皆黑冠黑纓似當從之

父在母喪者練祀之時適值閏月則以十一月爲練乎且父喪大祥在正月而二月有閏則閏月可以行禫祀乎禫後有閏則吉祭亦可行於閏月耶大祥前不計閏禫則計閏吉祭不可行於閏月

棺中褥席始出於開元禮而天衾之制不見於古禮未知自何代始也凡衾制皆五幅而唯天衾用一幅抑有古制然歟

天衾之制未知自何代始也衾制雖五幅至於天衾則一幅爲空

淡衣之制廣布爲之我東則布幅甚狹連幅何如或者曰不得廣布則非古禮也遂以道袍爲襲之上服此說何如

淡衣禮服也不得廣布則雖連幅猶愈於道袍聖人不以紅紫爲襲服者以紅紫間色且近於婦

人服也而神主韜藉或用紅或用紫此何義耶
韜藉元非古制凡俗習異於聖訓者矣但此一事而
已聖人復起必有所釐正

本生親於所後父爲兄則稱以伯父爲弟則稱以
季父乎

伯叔之稱隨其行列之序可矣

嫡孫幼穉不能主祭則次孫當服替攝主而祝文
夙興夜處哀慕不寧等語不近於嬰兒所稱若改
用則何以爲之耶

朱子傳重時告於祠堂曰藐孤孫鑑年幼不堪拜跪

以次子墊在攝行祀事據此則以攝行之意告廟其
後祝文皆以攝主之名爲之似當

凡祭插匙西柄以象生時之意而饌品左陳獨用
致死之義者何歟

古禮無匙筯後來始有之而三年內插匙正筯象生
時仍以不變

小祥練服衣裳制如大功衰服而布亦同則雖斬
衰亦爲緝邊耶緝邊則似無三年斬衰之義耶

練服之制有隨時降殺之道而至於衰裳緝邊不見
經傳不敢輕議

親盡墓位歲一祭似爲殷祭而今人多有單獻之家禮經有可據之文耶進飯羹行三獻亦無違於禮耶祝辭亦無定式何以爲之耶
親盡墓祭三獻可也祝文臨時製用以行列最尊者爲之可矣

長子無後而死冢婦又死而父母在時不爲立後則次子當奉祀然次子若以長兄之無後爲嫌欲擇支子之子以爲長兄之後則雖曾無父母之命可以立後歟若父母在時遺命次子使之奉祀則不可以立長兄之後歟

次子推讓欲立長兄之後則甚善甚善

外孫之孫或有告由則直以外高祖稱之耶

外後孫不計疏戚皆稱外裔或有告由則稱以外高祖似無嫌

庶母死庶母之長子承重則次子當祀於私室歟
丘儀云庶母之子主宗祀則恐亦當耐嫡母之側
丘說恐誤何如

長子承重而又且身死只有長孫奉其宗祀則次子祀於私室似合於情禮丘說不可從也

氏所以別其姓也庶孽之稱氏無乃不僭乎且無

官者之妻通稱孺人以禮窮從下之義觀之雖庶孽亦稱孺人歟然則何以分嫡孽之分耶

庶孽之稱氏見於疑禮問解孺人之稱未知其當也或家廟被災改題神主則依退溪說卽於前日安神之所設虛位題主耶詣墓所告之耶

神德王后改題主之禮行之於慶福宮舊基當時兩先生收議如此

居家土神之祭古有而今無近世禮家亦或有行之者耶家廟時祭後仍祭土神何如

近世清陰宅行之先生亦以爲可行依來示似當

祖考妣忌祀宗孫則雖未能逮事亦不可不哭耶小過卦曰喪過乎哀從厚何妨

家禮及備要大祥章奉主入于祠堂而未有再拜辭退之文禫祭奉主就位之際亦無出主告辭而唯丘儀有之從丘說可乎

如此處從丘說無妨

大典始爲功臣代雖盡不遷別立一室問解又曰高祖當祭於別室何所適從第二功臣以下當爲祧遷則果爲埋主耶抑奉遷于始功臣一室之內耶

先生嘗以爲高祖不可遞遷當立別廟以奉不遷之位爲得既立別廟則第二功臣并爲奉安亦無妨親盡神主次次祧遷于最長房長房至窮殘決無奉安之道則不可越次而遷于他房亦不可還安于宗子之廟別立一廟於其位墓下祭祀則諸孫合力設行未知如何

家禮有遷于墓不埋之文此指立廟墓下也近世廣平大君家已行之此可傍照於遞遷之祭而如示爲之好矣

遺衣服藏之家廟年代已久至于遷主之時則何

仰想情境不覺酸辛唯祈寬理以副遠誠

被髮之文初自開元則古無被髮而古之喪禮所謂括髮者有何所據而言耶

括髮以麻繩撮髻如兔布樣雖不被髮去冠纒則亦可括髮也

今有異宮之子喪其妻初從異宮庶子各主私喪之禮題以亾室而其子又亾則其父改題以亾子及其亾子喪畢其孫又欲改題何以爲之耶或者以爲當初題以亾室者得禮之正也異宮之父題以亾子乃其末失也使其孫并改題考妣似得之

云此說如何

古者庶子爲命士然後得爲異宮先師嘗謂周時貴
貴大夫不主庶子故庶子各主其妻子後世不然無
長庶皆其父主之據此則子與婦之主皆從父在父
爲主之禮似可

人有獨子獨女其人先亾獨子只有幼女而亾焉
其家只有寡姑孀婦其姑其婦一時俱沒其題主
并何以爲之耶姑之主則其出家女欲主之婦之
主則其父欲主之或者以爲婦人元無奉祀之義
况出家女乎姑之神主以姑之亾夫從子主之婦

端亦無可言者以此觀之則未發時雖謂之無善無
惡可也然無惡則便是善也天理本善安得不謂之
純善也

理同理絕不同

春氣暢舒萬物一齊欣欣葉生花開皆得春意所謂
太極全體無不各具者正如此然梨木結梨柿木結
柿附子性熱大黃性寒此謂各一其性而理絕不同
也

答朴心甫 正源○乙未八月

大抵爲學之方非一蹴可到久久持守孜孜不息暗

中自有其效切切較量功能於日月之間反為害事
此所以古昔聖賢每以先難後獲為訓也如何如何

答朴心甫 丙申三月

五代祖喪宗孫似當承重遷窆時服總鄙見亦然

答卞敬而 熙夏○丁酉十月

士人柳世臣伯兄早死無子世臣之母以世臣之
子定為繼嗣未及禮斜而伯嫂喪出又遵其母之
意以世臣之子旁題於神主矣及世臣遭母喪而
疫癘哀遽長孫承重發喪之節又未及行今則襄
禮將迫旁題未定欲以次子題之實為未安欲以

世臣之子曾書其伯嫂旁題者追喪成服仍為旁
題則或以為未成禮斜不可承重服喪欲於成服
前成斜則其伯兄夫妻俱歿必須上言成斜而即
今大事已迫非但京城道遠 上候未寧此等事
舉不得行禮斜之出難以歲月期也未知如何而
得免失禮之歸耶

禮斜未出之前不當以繼後論既不得繼後則何敢
承重宗子夫妻俱歿則雖上言必不許繼後勢將用
兄亾弟及之禮以次子書旁題矣

母喪未葬父墓將遷則為父服總耶仍服母喪齊

衰耶若以服總爲可則祭奠受弔之時各服其服似空而第行喪及贈玄纁之際勢難各以其服而行之何以則合於禮意耶

遷父墓總服雖輕僂有服斬之義祭奠受弔時當各服其服發引及贈時以父喪爲重服總從事似可矣備要遷葬時前期一日告于祠堂條末端小註可以參考

答金汝五 錫汝

妻喪纚練身又繼歿而無子女只有穉弟主兄之喪其嫂几筵不知何以處之

禮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再祭今無三年者祥祭可廢擇日告辭奉入祠堂爲可

父喪中喪妻無子繼喪母纚窆身又歿逝第二弟先父而歿亦無子只有孀婦第三弟四弟時未長成前頭主祀適子則夫妻俱歿第二孀婦將立後而主之耶第三子當直用弟及之例耶第二婦立嗣早晚唯待第三弟四弟之成長生息而已未定主祀之前練祥禫祝文第二婦爲之乎第三子爲之乎

凡亾弟及自是禮也次子婦雖存非如嫡婦之比則

第三子以次婦爲拘而無不敢承重之義矣

答成遠伯久徵○辛卯

令伯從氏內外無恙時旣來及立後而卽今諸姪唯爾鴻與爾漢在耳爾漢是獨子而父母俱亡彼此無舉狀之人該曹之據法不許空矣如愚管見何敢妄斷第考疑禮問解其中一條與尊家今日事相類故錄呈此爲可據而變通否幸商量焉

問解長子無後而死不立後次子死而有子又季子生存則誰當奉祀耶答次子之子當奉祀也

答申伯疑命鼎○乙未夏

貧而樂云者蓋言雖貧而所樂自如也但貧而至於父母凍餒不能相保則雖聖人恐亦不免憂傷然則惡在其貧而樂耶雖在憂傷之中而樂亦并行而不悖耶抑此貧字泛指蔬食飲水處而不及於凍餒不相保境界耶小生家甚貧乏親老且病而菽水不繼若欲營生則力實不逮而徒弊精神若付之常分而只欲任之則誠不忍於人子之心每求古人處事處心如何而終未得焉未知若何而可以得當耶

君子素其位而行爲人子則當如舜之竭力耕田恭爲子職雖陶漁賤事皆不憚爲以盡養親之道而已顏子在陋巷雖簞食瓢飲其所樂在於學聖人非以貧爲樂也如此則事親樂道皆可得之

答李瑞伯英○甲申十月

家禮襲條劉氏註曰幘頭腰帶靴笏葬時安於棺上可也退溪先生曰若皮革之物不可用則家禮必言之只云靴笏安於棺上而無不用革靴之說恐無不可入之理云云備要襲具若女喪有常著彩鞋則用之云以俗制觀之則常著彩鞋似是皮

革之物未知如何

常見中原履制以黑繪造成靴亦以綃紬之屬爲之而底則皆絲繩之結也劉氏所謂靴者恐非必皮革也至於婦人彩鞋則例用綾段決非皮物也

我國西關靴鞋

之屬多用唐制

成服前白巾環經今可行否

成服前白巾環經今之好禮之家亦有行之者

備要祀土地註若附葬先塋則別以酒果告于祖先云至於先後節次問解中亦不詳可疑凡告辭皆前期一日祀土地前一日告于先塋如何

告先塋之禮例於開塋域日先行

虞祭終獻以親賓一人或男或女爲之云雖有衆主人斷然以親賓爲之耶

老先生虞祭時尚夏爲終獻蓋從諸議也

答李瑞伯

嫁女於祖父母服無相壓之嫌故不降則爲人後者與出嫁女爲其私親之服便是一樣而於本生祖父母降服大功何也

出嫁女於祖父母以上則恩義旣重而又無貳斬之嫌故不降其服若爲人後者旣以所後祖爲祖又以

本生祖爲祖則有二統之嫌與出嫁女似不可一例看矣

問解祔祭宗子告祠堂只設酒果於所祔之龕似爲未安合設酒果於諸位而獨告於所祔之龕爲可耶

只告一位旣有文元先生定論何敢容喙如遷葬時告辭亦告所遷一位矣

小宗之子死而只奉禩廟則葬時朝祖似當先朝於大宗家祖廟後朝于禩廟似無妨礙未知如何或祖禩廟在於遠地則奉魂帛代柩亦所難行何

以爲之耶

祖廟禰廟異處則先朝祖次朝禰乃人家常行之禮也若祖禰廟俱遠則此一節勢不得不停廢矣問解自虞以後之祭左設朝夕上食象生時右設云三年內飯羹之設有或左或右之不同何耶祭禮用神道上食象生時各有其義無可疑者

菟所生母喪中祖先忌祭行祀常依布巾布衣行祀之文矣擊蒙要訣云菴大功則葬後當祭如平時以此觀之讀祝行祀亦當無疑耶

旣行其祭則讀祝恐不可廢

答李瑞伯乙酉四月

菟之祖先忌祀循俗輪行而或宗家有故從父家以紙榜權行則昭穆稱號當何以書之耶退溪先生曰安可以一時辨祭之故以已之昭穆稱祖考乎以此推之宗孫雖不與祭而從父當不可以已之昭穆稱之矣或云從父以宗孫昭穆書紙榜未爲妥當不知此說亦有據否

祖先忌祭宗家貧不能獨當則雖不免隨俗輪行當辨備而祭於宗家若有萬不得已之事故則亦不免以紙榜行於支孫之家而祝文則以宗子爲主可也

宗子有疾病不得參祭則祝辭改曰孝孫某有疾病
介子某代行薦禮敢昭告于云云則似得變禮中權
宜如何

大典服制曰外親姊妹總麻而備要則只曰舅姑
之子總而無舅姑之女總之文備要一書參錄國
制處甚多而獨於此節目略與國制異者何耶無
乃文元先生之意以爲言子則女在其中而然耶
古禮稱丈夫子女子子下子字是子女之通稱也非
但備要家禮亦如此考弔人書及答書皆言子而不
言女今所詢舅姑之子女亦一例看似宜昔年先生

下問于尚夏尚夏仰對如右先生印可矣

答李瑞伯 丁亥正月

葬從叔母死未經旬而從叔父又死其子爲其母
不得服三年既有明據但題主及祝辭似甚難便
何以爲之且常持衰服輕者包重者特之說亦當
遵行否

父在時母已死仍服期年一如問解說無疑但題主
則不可以亾室書之書以顯妣有何相妨輕者包重
者特之說沙溪亦頗疑之恐當從杜元凱說

答李瑞伯 戊子五月

寒水齋集卷十七

書

十八

適子父喪未成服遭妻喪者當依父在之例不杖
否父未葬雖行妻奠不可脫斬衰父葬後行妻祭
則服其服而哭之如何家禮所謂虔布何布耶
適子於父喪未殯遭妻喪者依父在之例不杖於妻
喪揆以古義似當然矣然未見明文不敢質言父喪
未葬雖行妻奠不可脫斬衰父葬後祭於妻服其服
而哭之祭妻訖還著斬衰是通行之例也虔布卽虔
州之布也

答李瑞伯 己丑五月

有人無後而死只有出嫁女來主其祭期年後則

出嫁女服已盡姪子異居者亦不可以主祭几筵
固當撤之耶或曰使婢僕守其几筵而姪子攝行
其祭以終三年或曰問解無後兄弟喪小祥撤几
筵當依此行之未知當何適從耶
無喪主而祭三年於禮未見何敢對

答李瑞伯 丁酉正月

父喪小祥只隔一宵又遭族祖父喪以父母喪將
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之之文推之則祥祭固當
待族祖喪成殯後而行之也或曰鼎俎既陳則不
可退行殷祭云未知其說亦有據否

栗谷先生曰總小功則成服前廢祭註五服未成服前雖忌祭亦不可行成服後則當祭如平時

答李瑞伯戊戌七月

主次子之喪者過小祥而身又死其子之大祥祝辭其兄主之耶其妻主之耶其父葬後以主者之所稱改題以行祥祭無妨而凡改題必在喪畢後則父喪三年內改題實爲未妥未知何以則可耶妻在其兄似不當主之若祥禫時祝辭則依周元陽錄妻主之而以顯辟書之改題則竣喪畢後似可矣

答李瑞伯

有人身死纔經成服長子又無後而死其題主次子不得主之則長子之妻主之以顯舅書之耶抑其長子之母主之以顯辟書之耶

聞懷德金安陰之喪稟于老先生則以安陰室內爲主以顯辟題主其時安陰長子孀婦及次子兩人皆生存以此爲據或可耶

答李叔馨 齒

返魂始以事神之禮從事則駕轎鞍馬似無義矣

答安景召 太爽○庚寅十一月

示意奉悉郭承旨事實竊見老先生所撰墓文極其

贊揚且聞先生平日以郭公俎豆之遲爲歎云既有先師定論則今於多士之議何敢崖異哉朱夫子於白鹿之祠旣奉濂溪又作別廟以享陶威公侃祖孫劉西澗凝之父子諸賢而作詩曰青雲白石聊同趣霽月光風更別傳此不妨爲今日所據故略有所答去者矣今貴鄉諸議皆以爲不可則愚於當初旣有所酬酢何敢自以爲是而亦何敢干與於盛問哉唯在僉賢處之之如何耳若夫以右爲上則有不然者朱子於竹林祠以濂溪享左明道享右此左昭右穆之義也與今祠堂之制絕不同矣且考南軒集三先生祠記濂溪二程對享而濂溪在東序二程在西序此亦可爲明證而亦嘗講問於師席矣今以神道尚右爲說而責之則沃儒必不服如何

答安景召 癸巳正月

有兄弟異居則弟之妻祭于別室然或宗家遭喪不得行祭則弟之妻大小祭祀不可異同否或者以爲弟旣爲妻立廟且期大功葬後祭如平時則雖與宗家異之不妨云此說如何
旣奉於別廟則宗家雖遭重喪何可廢祭來示中下說似是

妻廟時祭祀禮無其文其祝辭與出主祝未知改以何辭

出主祝孝孫字改以夫敢字刪祭祀敢昭告敢字刪不勝永慕改以不勝悲念敢以改以謹以

答安景召

或以爲三年之喪雖經葬禮卒哭未畢之前不宜行節祀云此說如何新喪墓祭似無嫌且同墳則合設似無不可但同岡有先世墓何以爲之卒哭前雖是新喪墓祭不可行或者之疑恐是矣

答安景召 乙未正月

中庸序文形氣二字不宜分二義看云者已有老先生明教然朱子曰血氣形之所待而生者血陰而氣陽也以此推之則形者四肢百體之謂也氣者屈伸動作之謂也形是陰而氣是陽則分析恐似不妨如何

人心生於形氣云者只是有口有目故欲食欲色之心生也朱子之意本自如是而今之學者有曰某心生於形某心生於氣故老先生以爲不可太分析云爾非以爲人物之形與氣都無分別也無乃鄙人之傳說欠明以致高明之誤聽而有此疑耶可悚

舅為婦服已除矣其練與祥只是夫為妻之祭則祝辭何以為之舅之於婦既主其喪則為子而祭之或不妨否

老先生答人問有此條故謄送

答金九鳴問曰凡喪父在父為主則十五月禫時舅雖無服自當主祭其子安得主之乎鄙家子婦之喪此每主祭矣○答李廈卿問曰妻喪夫雖服除而猶主其祭已有朱子定說

心制中遭朞大功喪則似當服其服而或者以為空從及重服之例恆居必帶心喪服淡黑布帶云

心制之服亦可以重服論否或云黑布帶是俗制非古云此說亦何如

心喪中遭朞大功喪則當服喪服或者云云曾所未聞今心喪所著黑布帶是古黻制也

年未滿十五而已加冠者不可以殤論則或過殤之年而猶未冠笄者亦不可以成人論而降服如儀否

過長殤之年則雖未冠笄何可以殤例論也此非禮經所載不可從也

考見沙溪先生所撰黃岡公行狀以為 仁順王

后喪與栗谷先生議從近古之禮所謂近古之禮
卽宋孝宗卒哭後白衣冠視事例也議遂行云未
知此禮至今爲見行之禮否

我朝近世內外 國恤 嗣王皆服三年之制以終
喪卒哭後視事時則從白衣冠之制一洗千古之謬
甚盛甚盛黃岡之與先生議定者指此也

答安景召 丙申二月

成師傅嘗問於先生曰父在不得爲妻行禫若有
子則爲子而設耶先生答曰父在爲妻雖不禫爲
子而設未知有子則行禫之說見於禮經何書禮

不杖則不禫據此父在妻喪無禫明矣雖或有子
恐不必爲子行禫未知如何

父在爲妻不杖則不禫其子爲母何可無禫子既有
禫則其父雖無服安得不主其祭此等事有朱子定
論不須疑也

禫祭自是吉祭重服未葬前行之似未安依栗谷
說爲之云者甚好然此中士友以爲練祥禫無別
重服中殯後旣行練祥則行禫亦無疑以重服未
葬廢禫極未安云此說如何

先生答閔士昂問曰未禫而遭祖父母喪則禫不可

行矣禫祭自是吉禮重服未葬前行之未安故愚之
答達卿書如此彼中士友之不信無可如何也

答安景召 丁酉九月

束帛之制不可無上下奉置靈座左右何尚禮結
帛立置束帛臥置只用帕開閉云未知如何

束帛之制老先生曰臥置似是禮意據此則束帛只
當臥置用帕開閉帛箱則以左爲上似宜矣

弔禮家禮極言交拜之非而今俗亦襲謬爲常今
欲依禮行之而弔者未必爲之相應雖曰非禮或
不害從俗否且家禮則弔者拜靈座前訖主人出

拜弔者答拜而丘儀則弔者先拜主人答拜未知

丘儀何所據歟

拜禮宜從古禮而弔者不應則不得已從俗奈何實
主拜禮先後丘儀雖如彼當從家禮

月半奠是大夫之禮今士庶家通行之不可卒變
否

朱子在寒泉位不及大夫而朔望歸奠几筵以此爲
據似宜

五穀亦如果不必熟而薦之耶
果則生薦穀則熟薦象生之義也

山下有舍弟家發引之日欲奉柩於其所與山上幕次有異發引及奉安時別作文告由否祖奠遣奠則姑闕之至葬時如儀行之何如
祖遣兩奠自當如儀矣雖停柩於舍弟家似無別爲告由之節矣

朝夕哭家禮及備要葬前葬後有哭無拜然語類既有尸柩前不拜之文且李繼善問檀弓旣耐之後唯朝夕哭拜云檀弓雖無此條李氏必有所考罪生之意葬前依語類說哭而無拜葬後遵檀弓文哭且拜小祥後如退溪語行展拜禮未知如何

當從家禮備要

父喪中改葬母時服總之節以雜記之說觀之遠兄弟之喪猶脫所著喪服著新死者成服之服况改葬母時可無成服之節耶

啓母墓時成服還著斬衰行母虞時又著總服此先師之意愚之前書所答亦如此無乃誤見耶
備要家有喪亦當告廟云竊意成服後似當告未知如何

家有喪告廟使無服者告之則何待成服後

答李去汚濯○丁酉十二月

嘗看復卦之象則冬至一陽初生於地中而一層二層以至六層而後四月之純陽始極乎天則陽者分明是自下而升上也陽既自下而升上則陰必自上而降下矣又看姤卦之象則分明是一陰始生於天下也於是妄自心語曰陽盡處爲陰陰盡處爲陽陽之六層既極乎天則其極處便爲陰而所謂夏至一陰始生者也然則陰之下降者亦一層二層以至六層而後十月之純陰始極乎地矣近看王魯齋造化論有曰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氣爲時四時爲年而天地備矣天地相去八萬

四千里沖和之氣在其中矣四萬二千里以上爲陽位四萬二千里以下爲陰位肅肅出乎天則天雖爲陽而肅肅之陰出焉赫赫發乎地則地雖爲陰而赫赫之陽發焉冬至之候陽發乎地一氣上升七千里至六氣則四萬二千里而陽至陽位故其氣溫爲春分之節也又六氣而陽極陽位故其氣熱爲夏至之節也夏至之候陰出乎天一氣下降七千里至六氣則四萬二千里而陰至陰位故其氣涼爲秋分之節也又六氣而陰極陰位故其氣寒爲冬至之節也天地之所以能長能久者以

其陽中有陰下降極而生陽陰中有陽上升極而生陰二者交通合爲太和相因而爲氤相盪而爲氲云云由是觀之造化論所謂之說實與冬至之復夏至之姤相爲表裏而所謂陽發乎地一氣上升七千里者卽復之一陽始生地中者也所謂陰出乎天一氣下降七千里者卽姤之一陰始生天下者也然則姤卦之一陰以其卦義觀之則雖若自下升上而其實則乃陰生於天而自上降下之象也夫如是則向所謂陽自下而升上陰自上而降下者似無可疑而又嘗看繫辭上篇第六章

小註朱子曰地到冬間都翕聚不開至春則天氣入地地氣開以迎之信斯言也天氣自上入地而地氣自下迎之云耳旣曰陽氣出自地中則朱子乃反曰天氣入地者何也天氣陽氣之稱或有異義取用地陽氣之外別有所謂入地之天氣耶所謂天氣者其指肅肅之陰氣耶若然則朱子之說無乃以爲赫赫陽氣出地中之時肅肅陰氣還入地中云耶如以爲然則恐與魯齋所謂下降極而生陽上升極而生陰之說有大逕庭如何

陽上升陰下降之說以運氣循環者言之考先天圖

可知也天氣入地地氣開而迎之之說以上下交泰之義言之如泰卦天在地下可見也春之二三月雨露既降是天氣入地也草木萌動是地氣開以迎之也義各有異言各有當而欲以一例解釋無怪其生疑更加商研如何

中庸學問思辨知之事篤行行之事知輕於行而乃以學問思辨四者詳之於知而一篤行略之於行何哉意者行之事無他焉篤行其所知者而已一篤字足以盡行之事故只以篤行一事結之知之事必博學以廣其識審問以釋其疑慎思以究

其精明辨以析其微然後可以考聖賢之迹盡事物之理故以學問思辨四者明之耶
來說得之

中庸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註曰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而及人也夫推已而及於庶人者乃在上者也而推已而及於天子者果誰也無乃周公制禮推已之心而下及於庶人上及於天子而周公乃中處於上下間故云然耶

周公制禮通上下而言來示所謂周公中處於上下間者似近於局未知如何

答李去汚

陰陽之氣有以流行言者有以對待言者陽極陰生陰極陽生者以流行言也卽愚前書所謂運氣循環也天氣入地地氣迎之者以對待言也卽愚前書所謂上下交泰也言各有所指而實亦非有二氣也以流行言則冬春之氣陽在下陰在上夏秋之氣陰在下陽在上而以對待言則無論四時在上者謂之天氣在下者謂之地氣屬之天則又謂之陽屬之地則又謂之陰此等處政當活看而得之不可切切然拘滯也來書汗漫難以領要然大意以陰極陽生陽極

陰生比人之呼吸以天氣入地地氣迎之比男女構精則似亦以流行對待言而無異於鄙說矣猶復疑之者竊所未曉天地交感之妙無形可見唯於雨露旣降草木萌動者可見故前書指而言之善觀者當於有形象處看得出無形象者乃可爾今高明不然而必責人以形出無形之事無形之事果安得形出耶王魯齋造化論全不識造化前書未暇說破高見差處全在於主張此說則今不得不略言之所謂陰降陽升者蓋據圖書卦畫而言河圖中陽之生數在下而成數在上陰之生數在上而成數在下先天圖

中復之陽生在下姤之陰生在上故謂之陰降陽升
圖書卦畫皆以摸寫二氣循環四時流行之妙則其
安排布置之勢自不得不如此爾若夫陰陽之生則
皆始於地中漸漸從上下四方放出去充塞乎六極
之間非特上升一道而已所謂陰陽者只是一氣之
消長也長之自地中而極於六極長之極則又消之
自地中而極於六極消之極則又復長矣蓋冬則陽
在地中夏則陰在地中故井泉之涸者冬溫而夏冷
陰陽之皆從地中生據此可見矣朱子之說曰冬之
十一二月陽長地中驅出陰氣都在地上故地上極

寒夏之五六月陰長地中驅出陽氣都在地上故地
上極熱先賢之論亦已如此矣或謂陽之長自地中
極於上下四旁之極陰之消自上下四旁之極入於
地中然則陽之始生何其至小而微陰之始生何其
至廣而著耶此則猶得其半而失其半矣若如魯齋
之說而陽自地中生而上極於天陰自天上生而下
極於地則陰陽消息只在地上一面中通一途矣若
地下去天與地之四旁去天處未嘗有陰陽矣然則
周天地內陰陽所存者不過占其六分之一矣其六
分之五則將空無一物耶抑別有一氣而不屬於陰

陽耶直不成義理直不成說話望高明暫置其說更以鄙說入思見教如何來論又以復姤之陰陽爲豎說以否泰之天地爲橫說者亦未是復姤之陰陽相生而循環不已者是橫也非豎也否泰之天地相對而或交不交者是豎也非橫也橫豎之辨已是差互而又自十一月之復推至正月之泰以求其橫豎之辨而又疑其未甚然則恐其徒知橫豎之有辨而不知其爲橫豎之如何也所謂橫說者據六十四卦圓圖之全推其陰陽二氣循環之妙也指復姤言者姑舉一陰一陽初生處做頭項起來其實六十四卦皆

在其中也所謂豎說者就否泰二卦中指其上下兩體交不交之義但指二卦言不復與復姤之義相干也自十一月之復而至正月之泰自五月之姤而至七月之否則四卦同在流行中而只是一事於此而欲求橫豎之辨則宜其多惑而難明也

所處而安當屬心當屬身之辨不必遠引朱子他說只以章句考之則定以志言靜以心言處以身言節次推去間架井井蓋志者心之發而心者志之體故其發定則其體亦靜矣心者身之主而身者心之器故其主靜則其器亦安矣若復以安屬心則安與靜

無甚異義既言心之靜又言心之安豈不成架疊之語乎安雖屬身依舊是知之效則不害其屬之知矣來論又以知之事屬乎心行之事屬乎身者甚誤行果只屬乎身而不復與心相關則經所謂正心誠意果皆非行之事而章句以意誠以下爲得所止之序者亦爲誤解耶愚之前書所引安土素位只取其隨遇而安之意而已未遽將彼此較量其淺深精粗而言也如曾子借學者之忠恕論夫子之一貫也會子豈真以忠恕一貫爲無差等耶高明於人之言不少舒究而呵斥太苛恐亦當所加省處也

周之制禮雖周公自爲之實則皆天子之事也故章句所謂推己及人者謂自天子之已推之而及人也蓋三年之喪天子與庶人同之而禮樂自天子出故謂之推及所謂推及者主天子而言非主周公而言者意甚分明來論周公中處而上推下推者全無所據竊恐其思之過淡而反入於迂晦也

答李去汙 己亥三月

朱子以陰陽之氣分爲六層者蓋以卦畫陰陽之生自初爻至上爻至於六四時之氣陽之生自十一月至四月而極陰之生自五月至十月而極皆限於六

故據是以爲說以明陰陽之消長皆有漸次而非頓
長頓消也非謂真有六箇層級重重相承而各有間
架也地上去天處旣如此則地下去天與地之四旁
去天處亦當如此然朱子只以地上一面言之者蓋
據人在地上所可見處而言之也非謂不可見處則
不如此耳易之卦畫固以上下言亦以內外言則陰
陽之生皆自地中而達於上下四旁之外者其象亦
未嘗不具於卦畫之中矣朱子所謂升降上下者蓋
以陽之發散謂之升陰之收斂謂之降其實則收斂
發散皆自內而達於外耳若陰果自上而下降則姤

之陰生當自上而下何得自下而上與復一例耶魯
齋之說分明以爲陰生於天下極於地則此果同於
朱子意耶

答李去污丁酉十二月

忌日主人以下哭盡哀註曰逮事祖考妣同云則
未逮事而不哭可知矣旁親忌日尤無可哭之禮
耶旣曰主人以下哭盡哀則凡參祭諸旁親皆可
哭耶若然則於祖考妣以未逮事而不哭於旁親
乃反隨主人而同哭又何義耶

祭祀之禮以誠爲貴悲痛之心淡則自不得不哭不

逮事祖考以上只當竭誠致敬而已故禮文如此若
逮事則雖親盡祖先之忌何可不哭旁親亦然哀至
則哭

答李原仲混

天命之性一節專以性字看歟抑以天命性三字
分看歟

天命性三字是一串語而天卽太極也命卽流行也
性卽人物之各正也天爲未生物前渾然之全體也
命爲方生物時流行之大用也性爲物物各得以自
全者也是孟子所謂性善而卽所謂本然之性也

此下兩節分言未發已發未發已發之工夫可得
聞歟

不覩不聞卽已所不見聞也獨字卽人所不見聞也
上一節存養乎未發前道之體而以致其中只是靜
時工夫也下一節省察乎已發時道之用而以致其
和只是動時工夫也

中庸一篇俱是承接上下而鬼神一章未見其承
接上下者何歟

中庸一篇無非誠故始言誠字於此章中誠無形狀
可見而鬼神有發見處故以鬼神爲誠之用而明言

誠之不可掩此章之承上接下該括一篇槩可見矣譬如一箇心在於人身中主宰乎一身而該括乎百體者也

孟子首章亦將之亦字

亦字之義惠王全不識孟子而發也當時蘇張以利國強兵之術遊說諸侯惠王意孟子亦類是而以亦利之說問於初見之日孟子不得不以仁義二字打破利字也

民憂國計至今日而極矣目下救急之道有何良算乎

為政之本固在仁民而今日痼弊莫急於白骨徵布兒弱充丁耳祛此數弊莫若除其冗費而冗費之中訓練廳為尤甚蓋是廳之設非古也自壬辰之後欲為練習之計有此設廳而今則專無練習之事但為冗費之場以訓練之米充之於頒祿之米以訓練之布除之以白骨徵布則國其庶幾乎

國初素祭之設果何義歟

國初素祭蓋前朝佛禮餘習也若享以牲牢夏簿正器品則我國雖疲豈以此難支乎

答郭君郁

守煥○癸巳

長子無子而死其父繼死題主亡者妻主之耶長子婦主之耶或云婦人主喪未安姑以次子名題之此說如何
長子無子而死其父繼沒長子婦未及立後則題主亡者之妻當主之次子名題主斷不可矣

答郭君郁甲午

出繼者爲本宗服降一等而喪服疏曰外親無出入降姨母之服以本服爲之耶出繼者之子於本生祖父母當以從祖父母服之而禮無所論未知如何

出繼者爲所後外祖及從母服小功則於本生外祖從母降一等服總無疑既曰出繼者爲本生親降一等則何以曰未有所論耶

答郭君郁丁酉二月

以忌疾遭妻喪者以父命不得入殯斂亦未成服著布帶則未安著素帶則與平時無間何以則得宜耶

以忌疾不能成服只是鄉村陋俗禮經無文以此爲問不知所對遭妻喪者雖在外寧有不得成服之理改葬若於此月告墓破土待後月出柩則總服之

成在於破土時耶在於出柩時耶鄭玄云親見尸
柩不可以無服服總之節似在出柩時破墓之日
以常服臨之恐涉未安願聞折衷之論
前期破土是地家之說亦非禮文也既以遷窆爲告
則破土時卽服總服可也

祖父忌祀宗家有癘患不得行祀支孫以紙榜單
獻行禮於他所則考妣位其可并設耶

雖是紙榜常時若并祭考妣則安得不合設祝辭當
曰宗子某有病使介子某敢昭告云云何可以虛位
之故廢此禮乎單獻之論亦未可曉也

答鄭明佐姬柱

俗人之以染疾二三月後成服者此失之甚也而又
以成服之日行練祥則是既失於其成服之時又失
於其練祥之日也

答閔德甫鎮成○庚子十月

別紙俯詢奉悉蓋心之未發寂然而已雖鬼神有不
能窺其際者今以眇然後學紛紛爭辨悶事悶事唯
後學所尊信者莫如我栗谷先生而栗谷先生嘗曰
性雖有善惡而當其未發之時幾微不動四德渾然
氣不用事故中庸謂之中中者大本也氣質不齊故

其動也氣或不善不能循理而發則其發也不中而馴致於惡也德昭所謂善惡種子云云謂氣之不齊者為發後淑慝之種子非謂未接物時惡念常存於心也朱子曰天地之性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二氣交運而生一本之萬殊也此其大略試考之如何

答林叔重

○癸巳正月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形而上者道形而下者器也所謂形而上者一陰一陽之理而形而下者一陰一陽之氣耶

陰陽者形而下之器也一陰一陽之者形而上之道也一字非隻字義乃一巡一番之意與動極而靜靜極復動語意一般也

程子上下篇義曰乾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本有此陰陽而後有此乾坤則乾坤即陰陽中之一物也陰陽可為乾坤之本而何以反說耶蓋乾坤為萬物之大宗統二氣之化育則可為其本耶抑既曰天地之道道即理也有是理故有是氣則亦可以一理為二氣之本耶

以卦畫言則有兩儀而後乾坤乃生來示誠然然夫

子曰闢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以此言之雖謂之陰陽之統宗可也程子不會致詳於象數而專以理為主故其言如是耶

答朴德載 振河

凡喪父在父為主則子婦之喪舅當主之然門生家則祖父在祖父當主此喪耶

父在父為主云者謂家長主子孫之喪也昔年孫婦之喪鄙人主之矣

遺奠祝永訣終天之語雖告訣之辭用於妻喪似太重而於子孫婦之喪亦似過當未知如何

永訣終天云者是生前永訣也愚未知其爲過重也無乃以窮天罔極之義看之而有此示耶

答朴德載

兄嫂將不得返柩於家而直到山下村舍仍行窆禮未知祖遺兩奠行於葬時否朝祖之禮奉帛代柩亦有禮訓若自山下殯次奉帛朝於家廟則似愈於不行未知如何

喪行所過之地與家至近則停柩於道奉魂帛至家朝祖事甚便順故前書有所云云今聞將直到山下村舍而村舍與本家亦近若爾則成殯後奉魂帛朝

祖祖遺奠行於山所殯次似空矣

祖母舊山破墓方與祖父同日合窆啓墓告辭今將改葬之下似當有合墓之辭其他告祠堂祠土地祝則果無可改處否

啓墓告辭今將改葬四字改以今將遷祔於顯祖考新塋云云祠堂告辭改葬于某所五字亦改以遷祔于顯祖考云云似空祠土地祝則不可改也

祖父未葬之前雖行從弟妻葬而虞祭則必待祖父葬後耶

曾見 國恤葬前私家行葬事卽行虞祭卒哭則行

於 國葬後據此則尊從弟婦虞祭亦似卽行矣卒哭則退行於尊王考葬後似可

小記旣曰葬母不敢變父之服則舅於婦葬亦不當服婦之服耶

父未葬不敢變服禮意至嚴子婦葬時不當服其服事理較然他不足言

遷葬行虞於墓禮也然若以先虞父後虞母之義言則合葬日先行祖妣虞祭於墓所恐或未安耶合葬後返哭於家行初虞仍卽上山行改葬虞祭近來通行之例然改葬之虞本非禮據朱子之訓除却

虞祭一節只返哭於廟為當耶朱子說見備要改葬
虞祭條下小註

答閔靜三

○甲午五月

大學小註安而后能慮非顏子不能

挽弓到臨滿時分外難開朱子之意十分分明何不
商研

四端七情同出於性而七情則纔墮地便生如飢
則啼飽則止之類是也四端則稍長而有知識然
後方始發見其義未詳

朱子曰四者之外無他情栗谷曰七情包四端愚嘗

篤信此言每見分言四七之說不能曉解也朱子說
見孟子四端章註栗谷說見本集五卷三十二板可
考第以來說言之纔墮地之兒豈能盡有七情乎
或謂理在氣中隨其氣之善惡而有善理惡理之
名云其說何如耶

程子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此在近思錄首卷生之
為性章栗谷又釋此意極分明在本集五卷二十四
板見此則可以冰釋矣

中庸首章小註如文武周公是庸夷齊所為不是
庸夷齊明君臣之大義扶萬古之綱常則獨不為

庸者何歟

孟子以夷惠爲聖之清和而論孔子曰聖之時者時
卽時中也以此觀之朱子於文武周公以庸歸之而
於伯夷則不許庸亦孟子之意也夏須商研

三代之忠質文因時而矯弊者也忠與質義本相
近而忠之後矯之以質者何歟

忠者只言其心之誠實而已質者儀章制度已具而
尚朴素未有文彩文則事事上加文彩所謂人文宣
朗者也以此言之則忠質文之相尚各因其時之宜
也豈但爲矯弊而已

朱子於武王微有不足之意何歟

觀樂記發揚蹈厲致右軒左等語則可知也

哀公問社宰我之對固妄矣若使孔子答之則何
以對之且立社本意何如耶

如使孔子對之則必如朱子章句之說也社主土稷
主穀天子諸侯立社以祀其神者此也

答閔靜三

君子才德出衆之名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則君子
聖人等級自別經傳中或有通言者而論語所謂
不愠之君子雖是成德之君子似不可與神明不

測之聖人通而言之未知如何

大抵分而言之則神明不測與才德出衆固有聖賢之等級若合而言之則聖人賢人皆稱君子無所不可中庸既以君子依乎中庸謂唯聖人能之則今何必切切然分其高下乎

鷄司晨犬司夜雖是禽獸之性魚或貪餌而死獸或陷穽而死此豈魚獸之本性乎似不可謂不失其性矣

魚之貪餌獸之陷穽非知其不義而牽於私慾犯之者渠本無知而陷於人巧謂失其性似不襯著

三代忠質文損益所教似與表記之說逕庭未知如何

表記之文王氏已疑其非孔子之言蓋其論說義理與論語所訓有所參差故也朱夫子亦不取此言其說在語類又於論語爲政損益章小註可考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知天豈人之所能耶

盡心知性乃窮理極功也窮理既盡則豈不知天乎知天之云非謂知天上之事也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書

答成厚伯遠徵○丙申十二月

別紙示意悉之頃日之書問也只以鄙意奉對今承
稚舉之言如彼何苦如是哉須從院中多士之意如
何但若立碑則前面刻御筆後刻備忘記而已耶
如欲以院碑為名而記事則未知何以為辭今日
聖上此舉專為尊賢斥邪而發則尼尹背師之實不
可不鋪敘此等說在春堂先生易簣後十三年似不
干於先生但當以允菴先生事歸重仍及春師與允

師道同德齊故自上一并尊尚之意然後乃可成文體未知稚舉之意亦如此否鄙意措辭甚難如何唯在商量

答成厚伯

丁丑亂後市翁謫居林川始編家禮源流其本草尚在龍潭家且聞鄭永春游之言杆城文騰取市南初本今在其家辛巳市翁蒙放捲入錦山與美村作隣寫出中本此本則二筆相雜其時所助多少非後人所能知也設有所助後人以此爲呼賓作主之計未知如何也戊戌市翁八朝以其公務鞅掌未暇致力

於此書故託門人拯使之釐正易箒時又付囑丁寧矣今乃曰拯未嘗加工而美村多添刪此則勢或然也耶尼山近日之言此亦傳聞稔矣其言曰余家先祖考在礪山時借源流於美村云云先祖考已丑爲礪山郡守甲午遞歸其時市翁在林川相距三十里游從頗數書札則朝夕往來祖考欲見此書則空求於市翁况草本之往尼山在戊戌則甲午以前求之於美村云云未可曉也礪山時愚已十四歲戊戌以後已近二十歲須臾不離祖考之側如有借來源流之事愚豈不知也從前彼家之說例歸孟浪安知今

事之不如前也

答成厚伯

中庸首章率性之道道字屬動上看耶

然

鬼神何以謂之造化之迹耶

如一盆花開而伸落而歸者皆造化所爲而其所以然處難見其開落處可驗造化所爲故曰迹也

視之而不見抑有別意乎

農巖曰視之不見一節尤有難解者鬼神氣也而曰視不見聽不聞章句亦曰無形與聲氣豈有不見不

聞無形與聲之理云蓋不察理氣無間而判爲二物故此所以致疑也若知此章全言誠之不可掩而又知氣之洋洋便是實理所爲則固無可疑者一篇文義相連條理分明無難解處也

中庸首章無氣字意思而註以陰陽五行化生等語言之此朱子補經文未備之意耶

補經文未備之意固然然既曰天命之謂性則天命流行非氣之流行乎謂之性者亦是就氣中剔出理言之耳然則天命流行處自有陰陽此言陰陽非特補之經文正意自如此耳

中庸序動靜云爲無過不及之差靜字之意如何此當以日用動靜之靜字看矣

知覺或謂心之用或謂智之用願聞其詳

近者農巖以虛靈知覺爲心之體且以知覺爲心之用不可謂之智之用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則謂是心之體固無不可然以虛靈知覺分而言之則虛靈自是體知覺自是用不但先儒之說如此義理亦當如是至於謂之心之用而不可謂之智之用云者大不然心之用卽智之用智之用卽心之用更無別意而吾嘗以爲仁包四德而智亦然矣後考語類朱子

亦有是說矣

治國必先齊其家必字之意似不偶然誠意行之始故曰必慎其獨必誠其意齊家推之始故必先齊其家必字之義獨見於此兩章者其意似然未知如何

似亦得之矣

祖母喪中父死則成服何先疑禮問解有先祖母後父之文以此定行耶

祖母喪出已久而方在父之初喪則成服之日似當先父後祖母問解所言指祖母喪偕者言也

祖喪中父死而嫡孫承重則更以成服之日為始服三年乎

不然祖之初喪其父曾已成服今只得繼父服其餘日此異於喪中立後者以公文到日為準耳

葬母時遷父墓同窆則遷葬之虞先行於墓所新葬之虞行之於返哭後耶朱子以為父虞葬日行之母虞翌日行之者乃為偕喪而言遷葬與偕喪異耶

遷葬與偕喪異無前喪返哭之事幕次行父虞返哭後行母虞於是日似無所妨

題主祝稱孤哀子而祝焚香奠酌者何意

題主祝雖稱孤哀子此時主人不能沐浴故使祝代之耳

出繼族父者未及呈禮曹遭所後母喪以功制成服葬前禮斜即改以齊衰之制其練祥當以公文到日計月定行而凡父在母喪其練祥其父皆已主行矣追行練祥誰可主之而祝辭何以為之耶練祥其父已行子何可再行公文到日發喪計其月數設虛位哭而除之亦通行之例也

四節日當上墓而墓下村有故不得行祭則或設

行於家廟未知如何其祝辭何以爲之耶

家廟本有節日茶禮墓祀何必更設於家廟祝不須言

父喪三年後遭母喪合窆則三年內墓祀哭之耶祭時哭之無害

祭時庶孽序立何以爲之

以行列爲之而小間立可也

妻喪祔祭以高氏楊氏說見之則似不可行於卒哭後而人皆行之未知如何

卒哭明日而祔是朱子定訓高氏楊氏說何可從也

雖臣妾之喪若同宮則葬而後祭如此輕喪廢先

世忌祀情理似缺未知何以則可耶

當先世忌祀移其殯而祭之或可耶

祭三代之家高祖在而曾祖以下三代皆已喪則其高祖之喪玄孫可以承重而高祖母尚在免喪後卽埋神主情理有所不忍何以處之

高祖之喪玄孫承重服斬免喪之後卽埋神主情有所不忍者依家禮祭高祖而不埋可也

答禹貞甫

大享○甲申六月

山中之拜得於欽想德義之餘其所喜幸曷有涯際

但紛擾率率未獲一場從容歸來耿結無日不往來
于心頃於安養復伏承三月二十九日下狀備領屢
紙示諭况如夏奉清晤披荷無已夏衰病漸劇鹵莽
益甚行將無所聞而死深悔從前虛送可惜光陰也
送示冊子反復紬繹有以見高明用力之積久造道
之深遠不勝敬歎敬歎但其中有一二未契於鄙見
者謹以他紙略為回稟幸乞夏加財教以開迷惑也
荷相與之盛輒敢傾倒還可悚也山中薦享唇舌之
多固已料之今費辭分疏無益而只取譏誚茲吞到
口之言以俟來世之知我罪我耳餘非遠紙可盡

程子說人心人欲也

朱子初年亦嘗從之後來改定其論今不必更議

王魯齋說

先師嘗曰王氏此說語多未瑩知其本有故曰微其
為微也豈本有之故耶正字私字皆見於外者故不
可謂人欲之說尤不可曉愚嘗以先師說為定論
許東陽說為人心之危者晦之故微而難見

朱子以微妙微昧二義釋之許氏以為人心之危者
晦之故微而難見恐非朱子之意也道心本自微豈
為人心所晦而後乃微也

羅整菴說道心體寂然不動人心用感而遂通
朱子說是萬世不易之定論也整菴之見失其本意
如此良可惜也

註人心雖出於內未發時非有人心苗脉

此苗脉字指根本而言耶指萌動而言耶若指根本
則有口便食之理不可謂之無若指萌動則雖道
心未發時著萌動字不得何獨人心也

人心而收則便是道心道心而放則便是人心
此說似以人心全歸之於惡恐未安
所發者無動靜

氣動則理動氣靜則理靜若氣獨動靜而理不動靜
則是理氣二物不相干涉而與周子所謂太極動而
生陽云者相反恐未安

七情則是驀直底以下

四端七情號名雖殊其實一箇情也今以驀直恁地
動底流底分而言之有若別物之爲相先後者此乃
孔孟程朱之所未嘗言者殊未敢曉也

理發云云

理者太極也氣者陰陽也天道與人心不異今日人
心有理發氣發則太極圖何不曰太極與陰陽互動

乎此不成說話更加精思如何

答禹貞甫 乙酉八月

今對成友厚伯以所詢諸條略與商量則其見與鄙意無所參差故要其歸與達卿對執事討論若聞厚伯之言鄙意可悉矣萬一有所不合不妨更賜往復使革其愚見如何相去之遠無由面商多少瞻歎七情四端皆兼善惡者氣發故也孟子去其中別言善一邊者以明性之善故也後人見孟子言善一邊遂謂四端純善無惡恐未為定論也朱子曰孟子已見得性善只取大本處理會更不思量這

下面善惡所由起處

程子曰論性不論氣又曰四

者時時發動特有正不正耳又曰惻隱羞惡也有中節不中節又曰有是出於至誠底有不是出於本來善心底於此可見四端之有善有惡也當有前賢論說而未有考

四端之有善惡心經釋疑四端下註已論之詳矣

誠意章自欺是下工未實之病也小人間居以下
是無狀小人之事也朱子亦嘗分別言之而潤屋
下小註曰小人間居以下是形容自欺之情狀此
所謂自欺專指小人而言與上文所謂自欺有異

耶

潤屋下小註此是朱子初年所見亦恐誤錄

答成擊汝梓○戊戌九月

昨歲猥蒙遠訪迄今荷幸向日忘之竊覲示諭極令人惶恐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似此過隆之禮施於至愚之身區區之不敢當姑舍勿論未知於足下語默之節何如也下詢五條深仰不鄙之盛意略貢管見不自知其然與不然後僂俯教俞友之喪極是意外慘慟何言大德門下後承之寂寞如此天道誠不可知也爲善者何以勸也承有同堂之憾

以爲之耶

遺衣服古無末後處之之文不敢拗說而世代既遠之後不可長畱當位神主埋安時并埋之似當矣凡祭物貧家則稱其財之有無而至於貴富之家則雖積高多品此乃從厚而無害於禮耶一依家禮定式爲之可乎雖或有從厚之時定式不可變也

答尹瑞鳴鳳陽

四端

人之性有四仁義禮智其體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其用也此孟子所謂善端擴而充之則衆人可至於聖人也然朱子曰惻隱羞惡也有中節不中節不中節是惡也栗谷先生心性情圖直發而爲仁之端者卽孟子之意也橫發而爲原於仁及害仁者卽朱子之意也孟子之言專言善端朱子之言兼言不善之端程子所謂人生氣稟理有善惡者亦與朱子之言一般也

未發時理之純善

氣質用事然後善惡乃分未發時氣不用事則雖欲言善惡得乎不過純善而已然朱子言未發時雖善

之神主禮無族人則里任主之妻黨雖親勿主豈可主出家女之喪乎以亾人之幼女題主待其立後并改題似近禮云如何

幼女雖是血屬出家之后不可仍主其祀寡姑孀婦之喪從子主之似宜然此係變禮何敢臆斷更問於知禮者可也

答姜叔久 宰望

本生母之喪雖曰期年 朝家旣許解官三年其自處與齊衰者無異成服雖過身在苦塊中有難沐浴參祭且大祥之祭本爲闕服從吉雖遲數月於孝子

之心空無所不安者故頃者書問以此答之未知高見駭然否都竢面論

答吳麟舉 潤國○壬午

前去光陰漸覺無多而一味鹵莽媿惕如之何承與三淵子窮搜龍嶽水石今人意思飄灑恨未得附驥而從之也淵友清高自是本色而近來專力於晦翁書見識日覺超詣人莫能及豈非儕流之幸也

答吳麟舉 辛卯十二月

示意謹悉近來學舍徒存其名而無一人唱率講學者心常慨然今此講會之舉實得古人興教之意甚盛甚盛五條講規大體亦好若持久不替俾有作成之效則遠近聞風必當興起而慕倣若此則其於世道裨益不少幸須勉之

答李機仲 世樞○癸巳六月

五代祖祧主禮當遷于最長房而其間有難僂事依問解遞遷條姑安于別室而至於改題當以最長房改題祭時則代行無妨云何以爲之以親未盡最長房書傍註而姑爲權安於別室可矣

答李機仲 乙未四月

親盡後埋主於墓所禮也而若墓山失於兵燹之

中莫可的知則埋於何所耶子孫墳墓血脉相通亦可埋乎謹按沙溪埋魂帛條曰埋於潔地神主埋置同歟異歟

禮祧主埋於祠堂兩階之間然家舍或買賣則便作別人家埋於潔地可也既失墓所則或埋先世墓傍或埋子孫墓上何所不可

答安彥明 晚昇○乙未九月

禽獸五常說

朱子說可證者曾於對討時已盡搜考而老先生之訓亦有分明勘斷者故錄去耳

先師答沈世熙之說曰凡物莫不配屬於五行而五行之理在人爲五常之性若以此謂天下萬物莫不具仁義禮智信之德則大不可凡物之配屬於五行者或以形或以色或以味或以臭今物之甘者無如蜜而甘屬土若以爲蜜具信之性則可乎此等處切不可滯泥也

中庸鬼神章

中庸連章皆有承接脈絡而鬼神章於上下章文脈似不相續其上章末曰父母其順矣乎又其下章曰舜其大孝也歟上下章自恁地說忽然中間插入一

段鬼神在這裏此是微妙處蓋妻子好合兄弟既翕
以至於父母順之則其誠孝至矣誠孝既至則保佑
大德者是天之心而所以保之佑之者不過乎造化
鬼神而已將言天佑大舜之孝而先言鬼神所以保
佑之理以見微之顯誠之不可捨如是鬼神章之所
以插入於兩章之間是這意思知此則中庸不難學
矣

答金夏徵龜瑞

初虞必於葬日之中行之不論剛柔再者偶數三者
奇數擇日而行各從陰陽也卒哭吉祭之始故用陽

曰

葬後神魂無依速反室堂虞以安之禮無題主奠者
以此故也從俗與否只在於行事之人非談禮者之
所可知也

墓祭無侑食之節原野之禮減於廟中之事故如此
矣

送紙請挽禮文所無不為之可也

檀弓齊穀玉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
故為之服姊妹之喪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註穀
讀為告齊襄公夫人玉姬卒在魯莊之二年赴告於

魯其初由魯而嫁故魯君爲之服出嫁姊妹大功之服禮也或人旣不知此王姬乃莊公舅之妻而以爲外祖母又不知外祖母服小功而以大功爲外祖母之服其亦妄矣看此則可知魯公事實矣按王姬嫁於諸侯天子之尊不可與諸侯爲賓主使魯公主之故云由魯嫁也

答李觀之光國〇乙未六月

三年內四名曰几筵則因朝上食加饌如朔望之儀而墓祭又設飯羹似涉重疊未知如何

三年內墓祭雖設飯羹几筵上食人家皆不廢似當

從之

要訣設饌之式與家禮不同家禮則以蔬菜三件脯醢三件錯設於一行實難曉得一依要訣圖式欲爲遵行而果用五品亦不合於偶數如何

設饌之圖諸家不同朱子曰得一書爲據足矣唯在喪家之擇用也鄙家則用喪禮備要圖式矣

沙溪云膏煎之物不用出於儀禮然則蜜果油餅當不用於祭祀耶

若不用膏煎之物則非但蜜果油餅魚菜用油之物亦當廢此甚難行曾見二宋先生宅祭祀亦用蜜果

矣

考妣每位各卓設饌禮也時忌祭則當依此而墓祭亦當依此行之耶

尤菴先生欲設二牀石於先世山所而同春先生不許故終用共一卓之制

答李觀之 丙申四月

沙溪先生曰吉祭乃喪三年不祭故喪畢而合祭於祖廟仍行遞遷之禮也然則先考既是支子而宗家無三年不祭之事祥後又將奉於別廟則亦無遞遷之舉似不當設行吉祭未知如何若不行

吉祭則復常之節在於何時

支子之喪雖無合祭遞遷之禮禫後行時祭則喪人復常之節在此時矣

質殺襲後始設至小斂後撤去或納之棺中何者為得問于文巖答曰禮元無撤去之說似是仍用於小斂時也此說如何

文巖說是

婦人喪圓衫大帶女帽國俗皆用之未知見載何書耶備要只言女喪用圓衫而亦不言其裁作之制至於女帽則其制尤不一可得聞其制度之詳

耶

圓衫大帶女帽俱是俗制禮書無文愚何以知其制
樣取看今俗通行之物則可知也婦人所著當用掩
載於備要矣

喪服傳小功以下經無纓經之有纓既云固經則
其有無有何輕重之義而然耶

小功經無纓服輕故殺於重制耶

檀弓云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越人來弔主人澣
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註練冠卽小祥練服之冠
喪除後除之無疑而以練冠待廟者何也或者除

服後只畱練冠以待來弔之人而然耶

練冠似是素巾也註說只是制如祥冠之謂也

慎齋答人曰遷柩就輦時乃言撤祖奠則不設夕
朝奠從可知矣夕上食則當於祖奠前設行而朝
上食則將行於撤祖奠未遷柩之前耶備要亦無
設行之言因發引不設朝上食者不至大悖於禮
意耶

備要途中遇哀則哭下註云食時上食而來示云備
要無設行之文無乃未考耶今人於發引前行朝上
食是從簡便非正禮也

親朋之死於旅館朋友爲之主喪則飯舍之節朋
友似當爲之而慎齋以爲難行飯舍既是大節則
廢而不行於禮未安如何

天王之喪宗伯飯舍朋友主喪於旅館有何難行之
義耶未可曉也

慎齋曰虞祭功總以下門外之喪未殯不可設行
妄意虞祭急於安神則不可一日少遲功總之喪
與安神之祭輕重自別况於門外之喪退行虞祭
極涉未安如何
來說得之

儀禮圖姑姊妹無主祭則服朞云而慎齋答人曰
夫之前室子庶子非已出當服朞而繼後子卽同
已出當降服也妄意前室子庶子雖非已出其主
祭則與繼後子一也既有主祭者而爲之服朞則
與儀禮之說不同未知如何

慎齋之訓未能曉來示似然

家禮云姪之父自立祠堂則遷而從之鄭寒岡以
爲姪之父亾而立祠堂則姪不得不歸祔於其父
之祠堂云家禮無亾字而添入亾字有自字而刪
去自字則蓋謂姪之父死而姪之兄弟立祠堂也

非謂姪之祖死而姪之父自立祠堂也是果得家禮之本意耶宋龜峯以爲及其祖死而其父立祠堂則乃遷從親祖也兩說不同而妄意宋說似是未知如何

龜峯說是

備要立喪主註引小記云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未詳其義問于文巖答曰恐是誤引此說如何

三年者指公人之妻妾及在室女也有此等人則主喪者雖是大功之親必行大小祥以終三年無此則

大功服盡後當撤几筵也朋友主喪則虞祔後卽當撤几筵也

答洪白汝益采○辛卯

喪大記扱衽註扱澣衣前襟於帶然則主人易服時去吉帶而素帶小斂後易以經帶耶

初喪去帶卽色帶之謂旣云扱澣衣前襟於帶則素帶明矣

繼母生存而遭父喪則前母之子稱孤哀揆諸情理似未穩當故尋常爲疑見退溪答李湛書則以爲不可未知如何

繼母在何敢稱孤哀乎

適子之喪服斬衰三年則出入時當著何冠既云斬衰則著黑布笠似爲未安造用白布笠如何在官者既著黑紗帽故常居著布笠而若在野者則雖著平涼子可也但雖是三年之制既不解官則白笠恐不可著

子喪小祥後其父死則葬前其子朝夕上食時用肉如何既經小祥則當責以神道而用肉耶

子先死而既經小祥則以神道事之久矣此異於居喪死者葬前用肉恐無不可矣

先代墓歲一祭之時祝辭用宗子之名耶子孫中最長者之名耶問解答祧主祭時親盡宗子序立之次日廟毀不相宗云而若大宗子則似不可一例看未知如何

先墓歲一祭之時則祝辭以最長名書之可矣宗子則既已代盡無主祭之義矣

答洪白汝癸巳

遭父喪者纔過葬事以痘疾挈几筵出避虞卒哭皆行於寓所故未行祔祭又遭母喪葬後父之祔祭欲爲追行未知如何母之卒哭明日行父之祔

而其翌日亦行母之祔耶

當時既未行祔祭則到今不可不追行來示母之卒哭明日行父之祔翌日行母之祔似得矣

答洪白汝 辛丑五月

前後娶俱無子女內外并歿之後立後則為後者以前妻之父為外祖耶以後妻之父為外祖耶

前後妻俱亡之後立後則所後子以父之後妻之父為外祖父之前妻稱以前母似當

繼後子無嗣而先死所後父繼死於次月其祖母又死於次月而只有兩亡人之妻其三喪葬時題

主以誰為之耶或曰其祖母及所後父之喪以其母主之所後子之喪以其妻主之云此為其所後子不受重之故也此說如何愚意其人既立後聞官告廟果不可謂受重耶且母與子婦各主其喪則代序間斷其子婦將何歸屬耶記曰舅歿則姑老又以小記屬從者所從雖歿也服之說推之其於祖母及舅之神主似當以其婦主之未知如何三喪母皆主之子喪亦以母主之無疑

答李智叔 齊哲

凡祭祀并祭考妣則固當分左右陳設而再室三

室則飯餅及庶品當如何陳設

見人家合祭前後室餅三器設於右麪三器設於左飯三器設於前如此行之矣

答尹伯勗

昌來

示諭仰悉雖在呻吟之中不輟省察之工令人敬歎若愚者一味弛置百事擔閣其何能仰副勤扣哉然明道先生嘗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只此欲振之念便是能振之藥恐不須別求妙劑也

答俞仁伯廣基○壬辰十二月

鉅創之前荐哭婦嫂二喪其初期俱在此月與來月矣三年內祭祀例有單獻不讀祝之規故前月練祀時依此行之更思練祥二祭固與凡祭有異禮所謂單獻不讀祝只言忌祭墓祭而已不言於練祥如知其非及今改行亦賢於終迷敢稟三年之內家廟時祭不得行如忌墓祭以單獻略行若行大小祥則無節略之義士夫家莫不備禮行之矣

孤等罹凶之日叔季二弟俱在死病幾殊之中其成服在於翌月之初旬或下旬前頭大小祥變除

之節固當依先滿先除後滿後除之文而至於禫祭則與孤等兄弟同時變除不至於大害否若必從間一月之制則渠輩聞喪雖有先後而既在同月同除於一時亦無傷乎

禫祭只計二十七月之數而除之間喪日數雖有先後若在一月之內則一時行禫可矣

練時經帶之制最甚難解腰經葛與熟麻何者爲是而其制必用三重四股耶與絞帶之三重四股不甚別焉未知何所據耶

練時腰經當以葛爲之而葛白難辨故人家多以熟

麻代之似未爲不可矣練時腰經三重四股云者出於間傳而儀禮無之當從儀禮是故雖好禮之家未嘗爲三重之制矣

家禮旣不言改製練服則亦似無受服之節矣然猶曰設次陳練服註又曰置練服于其中所謂練服未知何據而發耶若只爲練冠而言似無義意是未可知也

家禮旣曰設次陳練服其註又曰置練服其中云則無受服云云何自以出也無乃申義慶氏誤見而著於備要沙溪先生偶失照管而不爲刪去耶

十一月而練者實具三年之體則妻喪練時首經
及衰負版辟領一如父在爲母之例耶
來見是矣

答俞仁伯 丙申十二月

孝宗宣文章武神聖顯仁大王廟號取宋孝之孝字
諡中章武是昭烈卽位初年號皆老先生所定其於
復雪之義表章已盡今雖追上 徽號恐不出此外
無乃重複耶未知廟堂之意亦如此否此非身在草
野者所敢容議覽後付丙幸甚

答宋建叔文相○庚子四月

下教金氏家已行之禮卽是先祖所定也昔年尹
殷教氏喪後其妻在而周教氏傍題亦先祖之所
定也是何事則同而其所以處之者不同也先祖
之如是定之必有所以而愚迷不能知之并以拜

稟

宋村金令家事曾所熟知者頃承來問聊以奉誦非
但耳所親聞鄙意亦以爲至當而不可易也至於尹
君傍題事今日初聞誠不知此教果出於先生與否
也反覆思量不知所對長子婦在則不可無故廢絕
次子代承則嫂叔當爲主人主婦此於禮義安乎不

安乎既承垂問不得不以所聞者奉對

答洪君實胃華○丁酉二月

惠書披慰春享之日章敬王后忌辰萬東將事似不可以是為礙於書院享禮無或有不妥之端否但京外釋菜雖值國忌本無不可行之義而我東從祀之位亦皆一時行之以此推之則今此春享所重在萬東亦與釋菜無異而此間或有疑問之人如或礙人耳目則院禮退行於翌日亦無所妨否幸與諸賢商量為之如何

答丁起余載興○甲午十二月

易傳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以五倫言之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在物之理也父為慈子為孝君為仁臣為忠處物之義耶

當然之理本在物故曰在物為理處之中節在人故曰處物為義

世之破族結婚者壻之母姓與婦姓雖同而族派已疎則與之嫁娶似無嫌而或者以姑姓婦姓之同為嫌此說未知如何

今世以後室妻甥之女為前室子之妻甚多今以姑姓婦姓之同為嫌無乃太局耶

今此國恤時達官以下皆服斬衰則黑鬚帽子
著之未安如何

愚則不著鬚帽

出外則麻帶居家則布帶此有可據耶

愚則居家亦著麻帶

每月朔望當進客舍望哭而載輿之所居距官府
五十餘里抱病之身自不得數數馳進故於家後
山上朔望服其服而焚香望哭恐或有違於禮節
耶望哭等節卒哭後輟之可耶雖行三年亦無妨
耶

官府遠則家後山望哭有何不可但不敢設位則不
得焚香拜禮有朱子之論矣三年望哭有何不可
嫡孫父卒祖在為其母服喪既無古禮之可據未
知何以則可耶

先師言祖不壓孫祖雖在為其母當服三年愚之所
聞如此

答趙順之鴻猷○丙申三月

雜記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
祭云宗家當先祖忌祀之時或子婦孫婦雖死於
隣家猶以同宮為嫌而必待葬後耶

同宮則雖臣妾葬前不祭去者為犯染行祀未安也
栗谷先生曰替大功未葬前時祭可廢忌祭墓祭略
行今子婦孫婦之喪不在宗家先祖忌祀恐不可廢

答趙順之六月

示諭祧主奉安于最長房例也長房若貧不能奉祀
則別立祠宇於墓下子孫輪回奉祭亦出不得已也
左右於先高祖位親未盡則移安于城中新寓實合
禮意寧有未安之事

答趙順之十一月

父子天屬也人君代天理物故能繼絕世此外雖親

父祖不得移易義理當然今此家既無與受人呈狀
則禮曹必不許第以門長名上言 朝家以違法退
斥則不得已用兄亾弟及之例非晚也徑先題主無
乃未安耶若為伯父後則生父題主當曰顯叔父此
程子定論也禮傍親不書傍註雖闕之無妨矣

答鄭大猷彥煥

立哭禮也東俗則伏哭亦無所妨

聞南軒雖三年之後上墓則必哭拜本朝鄭松江亦
然今哀侍既不得長侍几筵則上墓哭拜禮當然也

答鄭大猷

考尤菴先生禮疑問答則其答李徵明之問曰忌日在國哀成服前當廢在成服後則略設而行之又答李仲源略曰國恤葬前略舉忌祭則如朔望參尤是略之甚者不成爲祭祀恐無獨廢之義也

答趙君美 倣○丙申六月

奔喪曰凡喪父在父爲主註曰統於尊也按禮家諸說雖不無參差者而此說最正先師常以此爲主○喪出五月晦而主人之聞計在六月初二日則當以六月初二日行祥祭既以六月行祥則禫祭當在八月自餘紛紜之論皆可掃之也母在不禫之說出於

賀循循非儒者何可曲從也尊大人自當躬行禫祭設或爲賀說所誤身不行禫爲子亦禫禫時亦當主祭此則明有朱子說祝辭之以左右爲主未知其然也此禮之得失皆從主人言之左右不可自專蓋有所不敢也

喪服小記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卽位可也註舅不主庶婦喪故庶子卽位○補服父在大夫之庶子爲妻杖○喪服傳父在長子不杖衆子杖也○雜記爲妻父母在不杖此謂嫡子妻死父母俱在故其禮如此然大夫主嫡婦之喪故其

夫不杖若父歿母在母不主喪則子可以杖○
喪服註父在則不杖以父爲之主也○備要杖
朞爲妻條父歿母在似當杖

以古禮諸說觀之皆無母在不杖不禫之文
蓋母不得主婦喪故也今皆舍之獨遵賀循
之說愚未曉其可也大抵古之大夫與士貴
賤懸殊今我東則不然至於服制則無大夫
士之分以此觀之大夫不主庶子之喪云者
亦不必盡從也恐不如專用父在父爲主之
說如何如何

答申泰甫

大來○辛丑三月

江叟先生埋主與否謹悉前日酬酢病昏不能記得
而第鄙意雖是名賢旣非始基之祖又非功臣則於
禮於義無百世不埋之義當初墓下立祠旣有庶孫
之代不盡者則誠得禮意而到今庶孫已歿之後何
據而不埋耶子孫只以情理不欲埋之則此一家之
禮非愚之所可知未知如何不埋之禮旣不知其穩
合則後面許多節目實是無於禮之禮愚何敢論之
幸諒之君喪中私喪不禫君喪旣在身矣不敢吉服
故無事於禫矣此實并有喪不行前喪禫之意也吉

祭則乃時祭也宗廟既行大亨私家亦無不可行之義矣受胾餼等節刪之似好未知如何

答田瑞玉 琥○丙申八月

冒宜在於舒絹墨衣以補其兩肩又卷衣夾其兩脛之後而備要則有先後之相左將何以適從耶舒絹墨衣是小斂時事設冒是襲時事備要次序無可疑然舒絹後襲冒事勢便好雖變通何至大妨成服條厥明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入就位然後朝哭云而今人皆以成服時設奠如朔儀而相弔拜賓之節實在於此後恐當從衆耶

各服其服而朝哭朝哭後服人相弔設奠奠罷拜賓上食則在於食時禮也今俗合設奠上食名曰成服祭相弔拜賓在其後一依禮說行之宜矣

主人贈時不哭再拜者於情如何

主人贈時稽顙再拜則哭在其中不哭之文見於何處

答韓正甫 謇朝○辛丑四月

謇朝祖母大祥前四日伯父棄世據禮從弟宗朝當代喪受服而其受服例在於新喪成服之後則今此受服將在於祥日既過之後喪期已畢而猶

用此禮未知如何

父喪成服前不可行祖妣大祥成服之後今從侍郎服承重服大祥則退定於虞後似宜雜記說可考故謄呈於下

雜記曰三年之喪則既顙練祥皆行註前喪後喪俱是三年之服其後喪既受葛之後得爲前喪練祥之禮也既顙者既虞受服之時以葛經易腰之麻經也顙草名無葛之鄉以顙代之

答朴公舉九羽○辛丑正月

禮記生與來日死與往日何謂也

喪禮皆成於三日矣死日襲二日小斂三日大斂成殯是死與往日也喪人自喪之翌日變服至三日成服是生與來日也與計也

禮記有陽厭陰厭之說而未知訓義之如何

曾子問註厭是饜飫之義謂神之歆享也厭有陰有陽陰厭者迎尸之前祝奠酌訖爲主人釋辭於神勉其歆享此時在室之陰靜處故云陰厭陽厭者尸謬之後佐食徹尸薦俎設於西北隅得尸之明白處故曰陽厭制禮之意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皆庶幾其享之而饜飫也

斬衰中衣禮有以布緣邊之文無乃駭俗耶
今之中單衣直領所以代古之中衣中衣制同淡衣
而禮未嘗言斬淡衣則中單直領自當緝邊矣

答宋遠汝河源○辛丑四月

舍弟命源遭妻喪其喪葬虞卒渠當主之以亾室
題主而既無爲妻立廟之禮則祥日似當祔於宗
家其時以宗子改題其神主耶祥後卽改題則禫
祭時將何以爲之耶抑或禫後改題耶既以宗子
題主則其忌祭墓祭將何以爲之

依家禮班祔於宗家則豈不正當而此則夫既題主
禫祭其夫主之其前似難改題祔禮差退於禫後臨
時改題似不妨矣今世雖自謂好禮之家班祔宗家
絕不得聞或立祠堂或藏之別室事勢則便好擇於
二者而行之如何班祔宗家之後則忌祭墓祭雖自
辦祭需祝文則以宗子名爲之宜矣

答宋遠汝八月

頃訪良荷朴生頃年丹陽科時到家云而其時老瘡
方劇昏昏不省人事未得引接自外過去院事稟定
實所昧昧大抵先大王必欲嚴禁壘設至於毀撤
者非一今者弓劍未遠恣意營建豈臣子之所敢

出者哉他官他人之事愚不敢干與而每以稟定爲言云誠極惶恐此後勿復提起

答宋調卿和源○甲申正月

華陽時不得奉敘至今悵戀茲承惠札慰甚慰甚服人自山中歸後感疾不輕尚未全蘇此蓋衰老之致自憐奈何懷事不幸甚矣愚嘗以鎮靜之意交勛於兩門子弟而非唯不信及不我足自慚平日之不見孚也今見來示不啻披霧惜乎兩門子弟之心皆不能如左右也愚則自此只欲塞兌此非誠薄勢不得不然也草謝不盡

答黃仲久

順承○庚子十一月

示意領悉禫吉祭也不忍於凶時行吉祭載於禮文今以斬衰之服似難行禫矣先師所教 國恤卒哭後臣民大小凡祀朝令許行云者指大小祥忌祭墓祭等事也非謂禫也

答金景雷

漢房○乙未

大學首章止於至善次章知止而后有定止於至善能得至善之意知止而后有定識得去處之意止於至善止字知止之止字同歟異歟首章止於至善兼知行而言也次章知止以知言也

能得以行言也上下止字字義同

傳之七章所謂修身在正其心修身正心之人忿
懷恐懼好樂三者皆能忍之而憂患則有所不忍
之處至於父母疾之憂何以爲之乎

四有所之有字置字之義也凡當忿懷恐懼好樂憂
患之時四者固是人所不能無者若夫事未來之前
事既過之後以此四者置於心中則豈不爲病乎故
曰不得其正父母有疾之時色憂固當平復之後猶
置憂患於心中則安得不謂之病也

首章小註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

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
正大者謂之明德物謂禽獸草木禽獸草木亦有
心與明德耶

天所賦之理人與物同物所受之性人與物異禽獸
之性既曰與人不同則謂之有明德可乎

答朴元卿萬善○甲戌四月

坤極復正師寃獲伸孰謂此身無死乃見今日感泣
感泣春初問札荷意良深示收養之服雖見於家禮
圖異姓奉祀禮家之所不許竊恐疏說所謂爲後者
必不指此也儀禮傳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

爲之後據此則此所謂爲後者必指同宗也無疑矣
未知如何

答朴元卿

虞祭之儀家禮亦未備文元公所補進饌一款歷
歷可見而酌獻之後不復進炙但南澗老先生曾
祭其女尹氏婦之常事也乃具炙三獻曰祭異於
奠酌既三獻則炙亦各進以此已已老先生虞卒
哭也三獻各進炙矣其後聞諸他人同春先生虞
祭時門人以各進炙稟于老先生則答以一從備
要所載施行云云未知何所適從卒哭以後用吉

禮三進炙否

先生末年所行者如是則吾輩只當遵用矣家禮卒
哭進饌條曰并同虞祭小祥曰并如卒哭以此見之
則炙之一進三進非係於吉凶之分可知

問淡衣小帶家禮及備要不言古制或無之歟
衣之有紐古今何異家禮是草本備要從家禮故偶
然遺漏耶不敢質言

獻賀家長祝曰某官尊親餽禮祝曰某親從何爲
正耶尊親之稱果合於父母之前乎稱官稱親無
乃互文否甲者曰稱父主母主乙者曰謂父大人

謂母慈親謂伯叔父諸親某官某親二說何是
乙說似長

諸弟妹以次拜者謂諸弟妹各以次序齒而共拜
否抑弟妹中每一人以次進拜否

假如兄弟數多則第二者拜於長兄後立於長兄之
下第三者拜於兩兄後又立其下第四以下及諸妹
亦然

周禮犬人祭祀供犬牲月令宗廟供芻豢註豢犬
豕也古者宗廟之祭用犬明矣今俗雖士庶家不
用犬何也習俗難變則今不可遵行耶

古禮既用犬則只當遵用習俗之難變非所可論
冠禮禮賓世俗只用俗儀似涉太簡若用昏禮禮
賓儀則誠敬未盡若純用鄉飲禮則拜數甚多人
不肯遵行朱子嘗曰禮簡則人易從若刪其拜節
使贊洗酌主人詣尊所酌酒獻賓賓之酢主人也
亦自酌以酢之則參古酌今之道似不相違而庶
不負易從之訓矣未知如何

家禮只云以一獻之禮而不著其儀節愚嘗略倣鄉
飲禮獻酢酬之儀行之於冠禮然此特稽古補缺而
已至於參酌適宜此盛德者之事如愚者何敢妄論

祖喪及葬而父又死既殯而葬祖行虞安神似不可闕至於卒哭祔祭乃喪中向吉之祭不但父殯在同宮孝子沐浴齋潔又不可如儀待父葬畢先祔祖次祔父如何所論當矣

子孫神主必稱名否

老先生嘗曰同春嘗於其子尼山縣監神主稱亾子某官不書其名以此援證可也據禮觀之則固當書名矣

繼禰宗者子姪神主當祔於禰而妻若弟與孫則

無可祔之班不得依禮班祔而權安於禰廟者多矣至於時祭祝文子姪當曰祔食云而妻若弟孫則似不當祔食於告考之文別爲文以告似合禮義如何

昭穆各異則決不可同爲祔食別爲文以告似合於禮矣

答李山甫 鎮五

竊詳栗谷與老僧問答先生之意以爲爾所謂眞如體者指天道自然之妙也蓋天道自然故萬物亦各有自然之理魚之躍鳶之飛皆自然而然而然則父

子君臣夫婦等倫常亦豈非天敘之自然者乎云爾落句蓋言爾所謂非色非空真如體者不出於鳶飛魚躍之外也人之五倫亦莫非天道之自然者而爾則何故把作等閒事以一笑看身世而獨立於人世之外也蓋上句正說道體下句譏刺老僧也如是解釋似得本旨如何

答金仲積昌發○辛巳六月

大學或問所謂不害兼補乎其小者曾見農巖先生看作補以小學之義昌發甚惑之却以敬補小學之闕解之後日講論始知補以小學云者爲是

蓋其文義有必然者矣

仲積之以敬補小學之闕解之者似不誤何故改其前見也所謂文義之必然者指何處也上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小註雖八九十歲覺悟亦只據現定劄住做去此段正指敬字而言非指小學也復補之補字兼補之補字上下相應更須玩索

朝夕哭奠以家禮觀之似是一件事而備要分作兩項事然則朝哭後退出門外少頃又入設奠耶雖依家禮朝哭而仍設奠自不害爲兩項之義耶朝哭後侍者卽斂衾枕設盥巾訖奉魂帛出就靈座

乃設奠其間有許多節次則不得不爲兩件事備要之分作兩項題目似益詳盡矣朝哭時主人以下之位本在門外更何有退出門外之事自哭至奠之間既有右項節次則更不須矣小頃矣夕奠朝奠亦倣此備要夕哭下小註按說可考

上食如朝奠儀云而無啓飯插匙正箸進茶之文亦不言撤去之時然則設飯羹而全然無此節目者無乃別有意義耶或恐有所漏脫也

上食時啓飯等事家禮及備要皆無之似是偶然未備考備要虞祭脩食條按說則可知此等節目之脫

漏非別有意義也明矣

卒哭受服有何難事而後賢皆莫之復歟今欲從古如何

卒哭受服雖是古禮而家禮已從簡備要仍之前後諸賢皆依此行之今何敢損益

神主陷中婦人亦書諱禮也但孤哀所後家曾祖母以下神主皆不書今欲書之則獨異未安欲不書則亦非禮意何以則可以合宜歟

陷中書諱從禮無疑凡世俗例以先世之所不行廢禮者多若一向因循終不變通則何時可得從禮而

行之乎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